

现代名家经典

瘦西湖的旧梦

叶灵凤 著

新世纪出版社

瘦西湖的旧梦

叶灵凤 著

新世纪出版社

ISBN 7-5405-1813-8/I216.2

出版日期：1998年出版

定价：9.6元

目 录

内疚	
昙华庵的春风	
(一)	
(二)	
(三)	
(四)	
Isabella	
妻的恩惠	
一	
二	
三	
四	
五	
国仇	
穷愁的自传	
燕子姑娘	
山茶花	
作家和友情	
关于短篇小说	
身后之名	

《米丹夜会集》	
《摩西山的四十日》	
可爱的斯蒂芬逊	
谈普洛斯特	
天才与悲剧	
《猎人日记》	
亚刺伯的劳伦斯	
海涅画像的故事	
略谈皮蓝得娄	
歌德自传	
文艺当店	
莎士比亚先生	
屋顶上的牛	
谈翻版书	
回忆 《幻洲》 及其他	
记莫娜丽沙	
书痴	
书斋趣味	
旧书店	
藏书票与藏书印	
笔记和杂学	
笔记的重印工作	

乡邦文献	
座右书	
一	
二	
李龙眠的《圣贤图》石刻	
我的书斋生活	
达夫先生的气质	
达夫先生和吉辛	
郁达夫的《迟桂花》	
曹聚仁先生和他的新著	
《南星集》及其他	
小谈林语堂	
作家们的原稿和字迹	
《永乐大典》的佚散经过	
唐人写经和西洋古抄本	
谈宋板书	
额尔金的掠夺世家	
龙和谣言的故事	
岁暮杂拾	
新春的乡情	
能不忆江南	
月是故乡明	
烟花三月下扬州	

瘦西湖的旧梦	
江南柳	
小楼里的生活	
鼋头渚的秋光	
夏天的花	
秋末晚菰	
家乡食品	
岁暮的乡怀	
老菱	
茶淘饭	
江南的野菜	
谈镇江的肴	
笋脯豆的滋味	
“美人肝”与胰子白	
吃蟹的余兴	
家乡的药草	

内 疚

我亲爱的！我们近来虽说很是快乐，然彼此的心中总觉尚有一件事情未能达到，总不无一点缺憾，不想昨天竟能有那样意外飞来的机会，给我们将这缺欠弥补。我们的幸福之大和这机会的难得，我想恐怕真是无言可喻了！昨天你只是发笑，那时我曾说你做事太没经验；现在想想这真不能怪你要笑，这机会实在真是太难得了。连我现在想起，我也禁不住要发笑啊！你想，他每日虽是照例的要出去，然老婆子却从来未曾越过雷池一步的，不想昨天她竟像受了什么东西的催使，像要有心完成我们的愿望似的，饭碗才放，她也赶着跑出去了！呵，我亲爱的！基督亲自降生传福音救世人的那样难得，我想怕也抵不上我们这次机会的难得！然而危险却也危险之极。昨天你才走后不到一刻钟，他就已从外面回来，我想你昨日若不是经我屡次的催促，那时你一定还是倚在我的怀中，那这样让他回来一头看见，事情将闹得怎样，恐怕真非现在所能悬想得出的了。——我亲爱的！你看这危险不危险？你下次可要格外听我的话呀！——昨天回家去后，家人可曾向你诘问什么？你今天精神觉得怎样？我想你这时恐怕还在那里追想昨日梦也似的幻境罢！

他昨天回来后在房内只坐了一刻，便跑到书室里拉梵阿铃去了。我一人坐在沙发上回想早一刻的情形，我觉得你好像是还在我的怀中，你喘息着微耸的双肩，你红得比你画像中的玫瑰色还鲜艳的双颊，我都一一确实地觉得依然还在我眼前闪耀。虽是他的梵阿铃拉得那样的紧急，听着像弦子几乎是要断的样子，然我并不觉得他的扰闹，这大约是因为那时我的心中，全给你充满了

的原故。过了一刻，他忽在邻室高声地问我，他今天拉的如何，那调子我可欢喜，我听了他那苍老的声音，我忍不住被一种言状不出的情感激动得笑了，我便也高声地回答他：好，好极了！那只调子我最欢喜，你可以再拉一次。其实，我亲爱的！我那时除听得是有声音外，我又那里能听得出他拉的是什么？我不过是这样地说说罢了。

他真可怜，我们的事他一点也不晓得，——可是，我亲爱的！以我平日那样的待他，他大约从不曾梦想到过我会有这样的一件事。——他近来每在我的面前讲到你的事；他讲你读书怎样地用心，近来画儿画得怎样地有进步，他说你真是一个可爱和有希望的青年；我起先听了他这样的话，我心里很是恐慌，我以为他一定是晓得了我们的事，所以才有心用这种话来讽刺我的，后来我再看看他的举动，证之以他近来待我的情形，我才晓得这正是他的素性，并不是有那样的存心。原来他虽是很爱我，又有点怕我，所以常常欢喜在我面前讲我所爱的事，以便讨我的好。近来他大约是见了你来时我那样地高兴，于是料到我必一定也欢喜听关于你的事，所以才如此地常在我面前讲起。我那样的疑虑实在是我自己太虚心了。

因为他对我这样地并没有一点疑虑，所以每晚当我和他彼此就寝后，我想起那“同床异梦”四字时，对了你，从我内心的深处，我总觉似乎有点惭愧，仿佛觉得我是在欺骗着他的样子。其实，我亲爱的！我老实的对你说，我并未在欺骗他，而这样的事也不能认为欺骗！我如今虽和你发生了关系，然我在他的面前，我依然还是一个完全的我，我并没有因为你而对他有所变动；即从你一方面讲，我虽和他同居了七年，然我现在对你，我仍然是一个完全的。这话听来似乎有点费解，其实并不难懂，这不过是因为在他面前时的我，和在你面前时的性质不同罢了。然这并不是我的变幻，我的虚伪，也更不是所谓欺骗。这是什么，我现在实不能一时替它提出一个恰当的名词。不过我总觉得，在我和他同居的七年中，我并没有将这件东西失去；这完全的一个，这便

是我现在所奉给你的，而我在这七年中所给他的，却并不是这个，那另是和他并没有冲突的另一个。然而，我亲爱的！我也要老实地对你讲，无论如何，当我见了他的面时，我心里总觉似乎有点对不住他。这是什么原故，我真有点不懂了！

我和他的结合，在当初并不是因媒妁而成的，这事你大约早已晓得。不过你并不可因此而推想，以为我是一个朝三暮四，爱情不专一的妇人；你若这样，你真要使我伤心了。——我想你决不会如此的，这是那些不谅解我行为的人，他们才这样地蔑视我。——我在上面已经对你说过，我现在所奉给你的，是完完全全精神上的一个整个。这整个，我虽当着上帝的威严面前，捧出让众天使察看，我也毫无沮愧的。虽是有些责难我的人，说我不应未将这东西给他，然这并不怪我，这是勉强不来的事；而这给与的权柄，又不操之于我的手。这正好像我现在爱你一样，这并不是由我自己爱你，实是我的爱她要爱你。——讲到我和你爱情的事，我亲爱的！我真不知这是所谓宿缘还是冤孽。自从你家那年迁居到我们的间壁来后，我就已倾心的爱了你。这话讲来确乎很长，而你恐怕又未必能知道，（你大约又要笑我欢喜说老话了吧？）因为你那时确是还小，至多也不过才十一二岁。那时，你什么也未必能懂，又那里知道这些？

记得有一年一个春天的下午，——那时我已在暗中爱你了。我在你的房中和你同伏在桌上看一册画集，与我们相对放了一面镜子，那时的天气已是很暖，你仅着了一件浅碧的竹布长衫，我从镜中窥见你因这艳阳天气的薰陶，双颊微酡，嘴唇更是红得说不出来的鲜艳，我见了你这种姿态，益发觉得你的可爱，我屡次禁不住要侧过头来吻你，但是我总不敢做。我惟恐万一我才预备靠近你时，你便丢下书红着脸跑了，那才真使我难堪。可是你那时却并未知道我有这样的心意，你还是同我谈论画集上的事；我见你那样的不懂事，我真气极了。我只得托故跑了出来，回到自己房中，在椅上呆想的我，深深的叹息对于你的一番用心怕要虚掷；我又埋怨上帝既将你造得这样的可爱，为什么又不早点给你

一个玲珑的心儿。那时我真想不到在去岁暑假中，我们便会有那样的一回事，这大约是上帝应允了我那时的要求吧！——那一个暑假中的事你可记得么？我们也是在同看一册书，（你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觉得。我在那时确曾想尽方法，造成许多使我和你接近的机会，每天下午他出去后我便借了因有许多字认不得为名，请你上楼来同我一齐读书，也正是这个心意。）因了书上的一句话，我便望你笑了一笑，你也向我微笑，不过你的笑已和平日不同，我从你的笑中看出你已在明白了我的心意；于是我便大着胆子由轻而紧的握住了你手，果然如我所料，你同时也顺势倚到了我的怀中！

的确，我们的事将来若被他或其余的人知道了以后，他们都将说我的不是而不说你，因为我的年岁比你大——我的年岁大得比你这样多，大得已将近一倍，自然他们都要这样说，说我引诱你的——而你的爱确也是由我培养出来的。但是我希望你却不要因此便以为我们的爱，并不是互相发生，是有一个主动一个在被动的；因为我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指最初的动机而言。——无论何事，动机总必定有个先后——至于现在，则我们两人的爱正不知融洽到了什么地步，已由二而一，由一而到消失了界限，更从那里分得出先后？试问我们现在那个能从心的深处迸出一句：“我并不在爱你，我不过因了你爱我所以我才爱你来。”

中夜梦回，除了他的鼾声外一切都静默，黑暗紧紧地压住了我，我因这无尽藏和猜不透的神秘，不觉想到了我们相爱的事。我觉得这事的奇兀和不可解，实要较黑暗中物体和空间的不可分为甚。你想，在你家初迁到我们这里来时，你母亲既曾将你给我作过螟蛉，后来他（我的他）又作过你的先生，继而有一时期内，我又成了你的弟子；不料玄之又玄，我们如今又由师生母子的关系转而为……。呵！这一笔账实在算不清楚！这事的内容任是用何种再精密的科学方法，恐怕也不能分析！而这样地一件事，将来若被他们晓得了以后，我亲爱的呀！他们之将怎样地惊惧与攻击，恐也实非我们现在所能悬想得出了！

我今天乘着下午的空闲，便一人躲在卧房里这样写了一大篇给你，然我心里所急要对你讲的话，却尚未向你讲出，现在待我来告诉你罢，这话便是我以前对你讲过：我无论如何，见了他，心里总觉得似乎有点惭愧和恐惧。这便好像一个窃贼，当事情尚未发觉时遇见他的失主，一面虽明知对方的人并不知道这事，然一面心里却不免总要想到这事情之终必有一变改，所以我依然照旧以全身去侍奉他。不过在这虽不是一个窃贼，这件事虽也不是一件窃案，然我一见了他时，心里总要作这样的恐慌，总要预想着他知道了我的事后，所将对我的态度。——可是我虽这样不安，然这不过是指他在我面前时而言，若一待他出去后，我想起了你的可贵可爱，我便又禁不住的，满心快乐起来。有几次我兴奋至极，我真恨不得立刻挟着你在街市上走遍，或是当了他的面拥抱着你，使他和天下人都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庸碌的妇人，我实在已寻得了我的真生命！但是这终不过是些梦想，实现出来的事恰正和这个相反。我每天挟了同我一齐走的并不是你，却正是对于我同赘瘤一般，既不觉得可爱，又不觉得可恨的他！——真的，他对于我实只像一件附属的东西；无论我如何，我总觉不出对他有一点趣味，有一点可爱，虽是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发过一次恶声，而我也曾为他毁坏了我的……。

这是实在的事，他待我真是好极了。在我们已往的七年之中，他不但没有向我发过一次怒，并且即连小小的一点龃龉也未曾有过，凡是我无论向他要求什么，他总完完全全，满满足足的做到。然我呢，却会在烦闷时常常拿了他出气，可是这些他也是一味的承受，从没有回抗过一句。然惟其因他对我这样的服从，这样的好，所以我对他反起了反感。我觉得他终不过是一位符合社会上称赞的条例，能克家善视妻子的好丈夫；我们之间所有的也不过是些家庭的乐趣和由经济上所发生及因相处久了自然而发生的那种情愫。要想从其中寻出蜜一般甜，蝴蝶一般风狂，如我和你现在的那种爱情，那是不能够的。所以我虽和他相处了七年，然我的爱情却依然被封锁在神秘的箱中，从未曾动用过。因

为在夫妇间无论好的程度怎样，所有的终不过是应合礼节，和家常的乐趣，惟有在我和你，情人之中，我亲爱的呀，那才可以得出真爱情！因夫妇已是经过仪礼组合而成，惟情人乃是由爱情得来的。

我如今既以一身兼做了他的妻子和你的情人，我外部的生活虽说和以前并无更改，然我心灵的深处却无时不在烦扰纷乱之中。我一面既被你的情丝缠得心儿整天的不得安定，然我一面却又为了不愿因我和你的原故，使我将几年以来对他的态度递然有天会被发觉，和一旦发觉后所有一切的困难。——这样之中，我又无时不在想使我和你中间的幸福能有所增加的方法。这种矛盾的思想，无时不在我的心中冲突；当你倚在我的怀中时，我每禁不住会想起他，然我在枕上见了他时，我又会立刻的想到了你。我以前曾说在我与你和他的中间虽彼此有了关系，然并无相冲突的地方，其实这话还只是就表面而言，实际其中实有极大的冲突，我心中从未尝有一刻宁静过的。然冲突虽冲突，我却不承认我对你或他，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我亲爱的呀！我既一面觉出我们中间有这样地情形，同时我又无法去避免这个，所以这实是我内心深处，歉然有所不安的地方，这便也是我絮絮叨叨，言之又言，写了一大篇的原故。你是聪明的人，你又是这事的重心，对于它你可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么？——我深知你听了这话，一定要微笑地这样回答：“很容易！随我跑了去，离开这地方，便什么都解决了！”好，总有一日，我能实行你这句话的。

今天老婆子一出去后，我便躲在房里写信给你，不知不觉，现在日影已越过了对面的高墙。他大约也快回来。我想起他同时我想到昨日的事，我心里很不安宁，常在我内心发现的状态，此时又忽发现，所以我也不再往下写去。今日是星期六，明天他照例是休息的，大约他今夜又要向我要求……

昙华庵的春风

(一)

自黄鹤楼头沿江东下，在扬子江的航线将完时，有一处商埠因江心有座小山和岸边矗立着一支峨巍的宝塔，常会引起旅客们特别注意的，便是C地了。C地距繁华冠全国的S埠只有一夜的路程，地势一面临江，三面环山，亘亘的青山，一眼望去几十里起伏不绝，实是江南唯一的大观，昙华庵便建在这东郊一座小山的腰部。庵左一带修竹，后面漫漫的尽是松林，鹅黄色的短墙，掩映在苍松翠竹之间，在这风光明媚的三月天气，游春的仕女，只要一出东门，远远地便可望见了。

这一天清晓，昙华庵的老尼慧净一早起来看看阶下的鸟粪也没有除，堂前案上的香灰依然，油灯也没有点，知道徒弟月谛今天又偷懒没有起来了，便急忙转到堂后小房中去喊。月谛近来真古怪，做功课时常是瞌睡，早上也偷懒不起来，下午总是倚了后门望着山下呆想，一点没有以前那样勤快了。

昙华庵的房屋很少，走进庵门是一座生了四株梧桐的大庭院，正面三间平房，左边是老尼的方丈，中部是佛堂，右边是预备施主们做斋的客室。佛堂屏门后面，有两间小房，一间是租给了一个在山下布厂里织布的女工，一间就是月谛的卧室。从月谛卧室床后小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后面短垣围绕了一座菜圃，角上有一间茅屋，是庵里雇来的菜佣陈四住的。老尼走进了月谛的卧室，将一顶旧蓝花布的帐门掀开，见月谛正两手蒙住头，背朝里

面睡着，使用力将她摇了几摇，月谛才悠悠地惊醒，翻过脸来见是师父，吓的连忙坐起，面色羞得绯红。老尼带了似嗔似劝的声气责道：

“出家人要六根清净，一点不受外缘的影响，寒冬酷热固然要不辞劳瘁，像这样三春花暖的天气，更应格外破晓就起来做功课，怎可这般贪恋床席！”

“师父，弟子一时大意以致起迟，下次再不敢了。”

月谛在心乱跳里，一面站起一面这样自咎了一句，老尼见她已起来，也就无言；掐着念珠慢慢踱回堂前去了。

老尼走后，月谛失了魂似的靠在墙上发怔，适才梦中的事情她记起来了——

——奉师父的命下山到城里去募月米，因在街上看张公馆娶亲的喜轿耗时太多了，出城时天已傍晚，在快走近山脚时，对面路上来了几个恶少，她看见他们远远地指着她交头接耳，知道已是不怀好意，吓的低头走在一旁，那知他们竟紧逼了上来。有的说她这样迟才回来，定是在城里什么庙中去会和尚；有的说尼庵的佛龕下总会藏着男人，他上次亲眼看见；有的更问她在这样猫叫石跳的春天，晚上可想……她吓得红了脸不敢开口，急从旁边跑去，那知他们竟追上来，当中有一个竟赶上从后面将她紧紧抱住，幸亏这时路上又有人走来，他们才撒手任她跑了。她不敢再从大路回去，即忙沿了田埂想转上山坡，那知才走了几步，在一座高坟后面，突然看见一只小脚，两个人正在……

她想到这里，两颊羞得绯红，昨天晚上因听见两只野猫在瓦上追逐的鸣声和窗外那吹进的一阵花香所引起她的那苦闷，又来缠绕着她。她不敢再多想，怕迟了要遭师父见责，只得懒懒地走了出去。寂静的小庵里，春神也似乎并不吝嗇她的踪迹不肯光临，庭前草色油然，梧桐树也抽了嫩绿的新芽。月谛扫过了地，便抱了观音案前的花瓶，到后园去汲水折花。小园里给朝阳照了一早晨的自地上所蒸发出来的土气，和着花香，在她一启门时，嗅着了便有点朦醉。她从井里吸了养花的水，又折了两枝初开的

碧桃，便在畦旁看菜花上嗡嗡的蜂蝶。站久了，太阳的热力贯彻了她的全身。她看看茅屋上吹起袅袅的炊烟，觉得自己也像有点飘渺无主起来。她感着自己有点虚空，需要一种紧迫的压力，她便将怀中的花瓶紧紧贴住自己的脸上，炎热的面部受了这腻滑寒冷的慰贴，才微微觉到一种快感。

这一天一个早上，她比以前更觉软绵无力，像遗失了什么紧要的东西似的，只觉自己脑中紊然，无力作主，心跳得格外厉害。翻开了《净土法门》，她偷眼看看师父不在旁边，竟将击木鱼的小槌也举起靠在两颊上用力地摩擦。

(二)

月谛的来历，据山下人说是一个少女的私生。一降下地时，她那不知名的生母大约不忍将她置死，便偷偷地将她抛在路侧，恰好这昙华庵的老尼走过山下时，闻着啼声看见了，到底出家人心软，不忍闭目不睹，便将她抱起寄养在山下一家农夫家里，一直到七岁时，才将她领上山来。这段故事，大概山下的人都知道，幸亏慧净那时已有五十多岁，不然，还要惹起他人的一些闲言哩！月谛上了山后，老尼只使她做些杂事，或做着化缘，一直到十三岁那年，才教她诵经，现在已经十七岁了。私生儿大约因了父母当时猛烈的热情的遗传，常常多是早熟早慧，月谛当然也逃不了天然的势力；她十四五岁时下山看见许多妇女抱了婴孩或是同着男人谈笑，对于自己这样清冷的生涯早已起了疑问，但是孤寂的庵中，每日除了老尼脱脱的木鱼声外，什么新见闻也听受不到，老尼除了诵经之外，固不教她什么，她自然也不敢多问，所以她每日只是谜一样的过去，一直到去岁那布厂里的女工金娘迁了来时，她才从她的口中知道了一些世事和人事。金娘本是偕着丈夫住在山下，一同在布厂里做工，去岁因丈夫死了，嫌一人独居在山下房租太贵，才找到了昙华庵里来。老尼因为贪图一块大洋一月的额外收入，且房子空着也是无用，所以就允许了她。

金娘迁来了后，月谛起先因为没有同陌生人居惯，所以对她很冷淡，后来渐渐觉得金娘的言语举动都比老尼可亲，也就同她亲热起来。无事时总是偷到她房里去闲谈，金娘也不时和她谈起一些她所未知的事。

一天晚上金娘在房里晚饭，月谛跑了进来，金娘指着桌上的一枚红蛋，带着戏弄的口气向月谛道：

“月姑娘，这个蛋请你吃了罢。”

月谛摇了摇头坐下。沉默了一会，又突然问道：

“蛋染红了还可吃么？”

“蛋染红了怎不可吃？”金娘笑了起来。

“为什么要染红呢？”

“生了儿子自然要染红蛋！”

“怎么会生……”月谛带了一种疑惑的神气追问。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当真出家人连这些事也不晓得！”金娘斜了头笑得两只小眼都闭起来了。

“那个是出家人！又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会懂得？师父是怪可怕的，好金娘，请你告诉了我罢！”

月谛将声音放低了，带了一种央求的神气，扯住金娘的袖管。

人的希望不能达到时，仅在口头讲出，也同样可以得到一种快感，可恶的金娘，大约因独居久了种种方面自感到不满，现在经了月谛这样的央求，乐得借此发泄自己的闷塞，便完完本本将月谛心中所带着问号的事情一一向她解剖，并且还连带告诉了许多别样的话儿。自从这一晚后，月谛如同破茧出来的飞蛾般，做醒了一场大梦，才得重见天日。她以前看见两只蝴蝶在天空飞逐，总不明白它们的原故，现在她恍然了。尤其在下山时看见男人，总觉有点异样的感觉，晚上一人在房里，她总偷偷地从墙上刮下一些白垩试涂在手上，想尝尝那胭脂的滋味。月谛现在是明白了。

乡下人的恋爱是很浪漫而随便的，月谛一人傍晚倚了园门，

向山下作遐想时，在长草丛中或大树背后，总会常常看见金娘所告诉她的一件事。这种关于梦中的理想的强有力的实证，在她的脑上留了极深刻的印象，使她看见男人时总觉能格外引起她的注意。她现在渐渐觉得自己的意识中有种不敢说出的要求潜在，她想起了两颊总要泛红。她觉得想起了男人心中能生快感，但有时又有点惧怕；这种矛盾，常常使她在夜里构成很古怪的梦境。

她常常欢喜到金娘的房中去，这当然是老尼不愿见的事。老尼近来已对金娘生了嫌恶。她是历尽沧桑的人，她有时看见金娘放工回来后又换上衣服梳了头重行出去，一直要到第二天清晨才眼球上蒙了红丝蓬着头跑回来，总是要私下叹道：“善哉，这那里是孀居！”

但是近来月谛智慧方面的发达已与她身体方面的发达到了同样程度。这天老尼见她又从金娘房里出来，便沉了脸责道：

“月谛！出家人以清净修养为本，非至不得已时，不应常常与外界人谈笑！”

“师父原谅。我今天是看金娘又买了鱼回来，所以特地跑去拿六道轮回之说劝她的，告诉她一切众生俱是父母。”

老尼无言，月谛的心中暗暗奏着凯歌了！

(三)

诱惑是司春之神的唯一绝技，她把雀儿逗开了歌喉，花儿逗出了蓓蕾，又将溪水引起微笑，枝头引出新芽，现在更转向人的方面来了。月谛自春风沿了十里长山吹进昙华庵以后，她的中心更加飘渺起来。她有时觉得自己很是明白，但有时又觉得模糊，她感着自己心中有种缺欠，但是她不知自己的要求究竟是什么，不过渐渐有点自己对于自己的行动和意识不能作主起来。一点小的事情，都能使她惊动。尤其是夜间熄了灯，靠在床后的窗口，望着园中蒙了纱似的月光，或嗅着夜风送过来的花香，和在床上听见一两声屋后松林中栖鸟的幽鸣，都能使她整夜的不能成睡。在